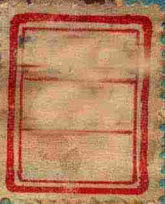


# 李錫章老兩口子

謝力鳴 著  
王眞劉 畫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李錫章兩口子

謝力鳴 著  
王眞、劉燾 畫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目次

李錫章老兩口子……………(一)

廉二嫂……………(二八)

『趕上他』……………(三九)

# 李錫章老兩口子

——李錫章是新金楊樹房區于和尚村的農民，  
老夫妻倆勞動都好，頗受羣衆稱讚。

## (一)

老頭李錫章，  
生產比人強。

種了六畝薄拉地，  
去年打了七石一，

大家都稀奇，

老李心歡喜。

大家都說好，

老李緊說咬不了。

大家都說老李有本領，  
老李却說全靠細擺弄。  
大家要舉老李當英雄，  
老李臉上一陣紅。

(二)

提起那塊地，  
叫人真洩氣。

地底下是鐵板砂，  
地皮上的好土有一扎。  
往年若能打三石，  
便算最好頂了天。  
今年他打七石一，  
超過多少你算算。

老李今年五十幾，

(拇指和食指伸開，兩個指的距離叫做一扎，這是東北土話。)

家裏只有個『做飯的』（老婆）。

沒有養兒，

沒有生女。

炕上躺的是小花貓，

院裏走的是小羊羔。

母鷄下蛋嘎嘎叫，

老兩口全都能勤勞。

老李說：

我的地裏不長草，

老婆說：看見小草就拔了。

老李說：

我的小苗不怕蟲子咬，

老婆說：又抓蟲子又補苗。

老李說：

我的小苗長的黑，

老婆說：底糞上了八十堆。



『○ 苗補又子蟲抓又』

小苗黑，

小苗肥，

餵糞餵了整兩回。

頭遍豆餅棉籽加炕灰，

二遍硫酸加鹽一齊餵。

老李說：

種地不上糞，

老婆說：

竟是瞎胡混！

老李說：

增產不算難，

老婆說：

祇要你下實力幹。

實力幹，

實力幹，



不管晴天和陰天。  
冒着大雨去餵糞，  
頂着日頭去灌田。  
鷄叫算天明，  
月亮上來才到晚。  
種了六畝地，  
兩口子沒滿意，  
拿着鎬頭去開荒，  
一開開了二畝強。  
荒地種地瓜，  
地瓜長的楞，  
拿稱約一約，  
一個三斤重。  
荒地種黃菸，  
菸葉長的寬，  
若問收多少，



冒 着 大 雨 去 餵 糞



拿 着 鎬 頭 去 開 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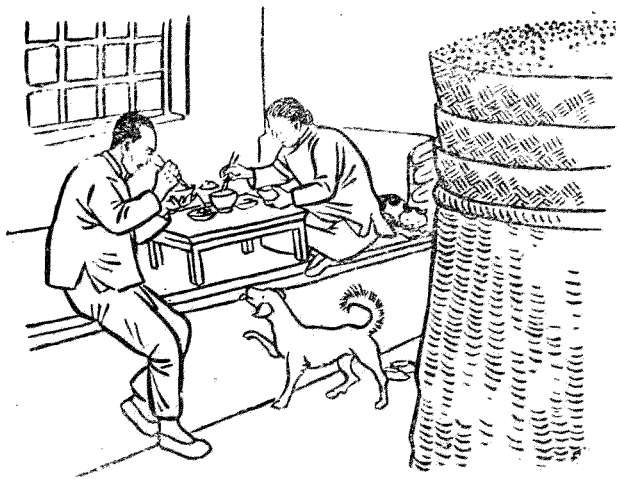
重斤三個一……楞的長瓜地

足够抽一年。

地豆青蔬還沒表，  
辣椒茄子不用算。  
荒地熟地加一起，  
裏外一合收九石。  
老李的園子高，  
四隻手多勤勞。  
老李的園子尖，  
儘都是血汗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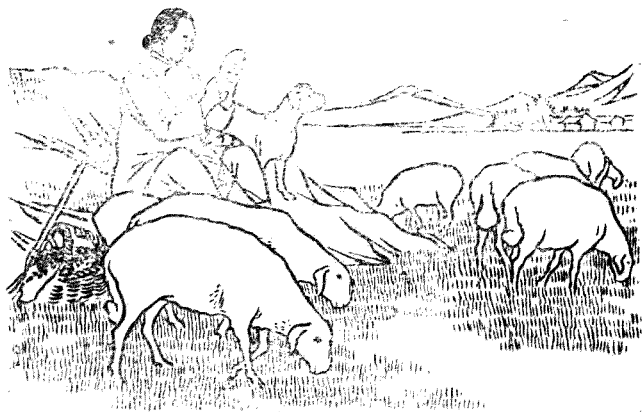
(三)

老李的心長在地裏，  
老婆的手上總帶着活計。  
老婆上山去放羊，  
胳膊挎着大糞筐。  
腰裏揣着麻繩繩，



高子國的李老

手拿鞋底和鞋幫。  
羊在前頭跑，  
她在後頭把糞找。  
羊在山上吃青草，  
她在山坡坐的牢。  
狼來小狗咬，  
羊跑小狗找。  
老婆山坡坐，  
手裏緊幹活，  
柄了鞋底上鞋幫，  
做好軍鞋送前方。  
『老婆沒有女和男，  
却有同志保護咱。  
打退老蔣胡子兵，  
咱才翻身有地種。  
翻了身，



方前送鞋軍好做



不忘本，

解放軍是俺親人。」

想起解放軍，

老婆動了心。

從前沒有解放軍，

誰曾把俺當個人！

滿山滿嶺全是地，

看看全是地主的。

給地主，

去做飯，

一做做了好幾年。

地主吃餃子光吃餡，

老婆吃的瞪眼看。

地主穿的綾羅緞，

老婆穿的開花爛。

吃不提，  
穿不提，

一天的活計累死你。

早晚要做五頓飯，

累的兩眼冒青烟。

小米裏頭挑黃米，

挑不乾淨就唾你。

地主在屋裏拉巴巴，

端着屎盆侍候他。

地主拉屎別說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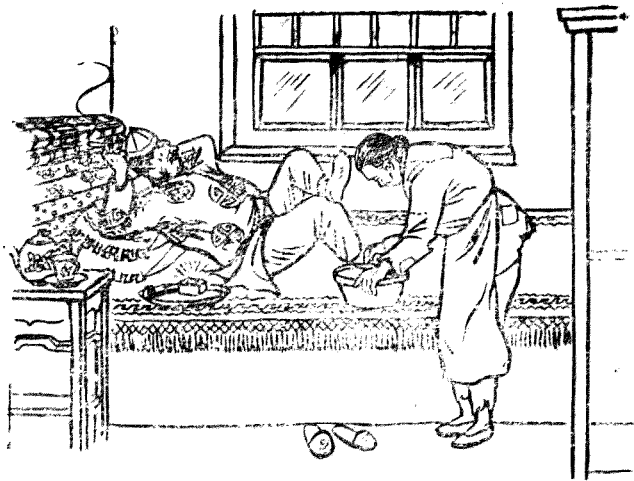
說臭罵你臭骨頭。

地主放屁你說香，

才能少挨兩耳光。

想起解放軍，

老婆動了心。



他候侍盆尿着端

心裏想前方，  
眼睛瞅着羊。

九隻綿羊個個肥，  
最肥要數大黑腿。  
九隻綿羊個個好，  
最好要數小長毛。

回家見老頭，  
我說你聽着，

俺們沒兒去參軍，  
吃飯睡覺不放心。

送點什麼上前綫，  
你可情願不情願？

老李一聽點點頭，  
兩口子一齊下了手。

捉住小長毛，  
麻繩綁個牢。

捉住大黑腿，  
慰勞咱部隊。

(四)

說了前方說後方，  
後方還有事一樁。  
自古以來沒聽說，  
苞米下地水一汪。  
水一汪，  
淚汪汪，  
眼看小苗沒指望。  
張家愁的不吃飯，  
王家愁的睡不香。  
人心慌，  
沒主張，  
山上山下亂嚷嚷。



慰 勞 咱 部 隊



張主沒，慌心人

這塊地裏壞了種，  
那塊地裏青草長，  
來到老李地頭看，  
小苗長的肥又胖。

你瞪眼，

我伸舌，

個個羨慕沒話說。

找着老李問一問，

人家選種用了心。

『去年你們沒注意，

苞米沒乾就藏起，

大雪下來受了凍，

所以今春壞了種。

閑言少敘跟我走，

好種我家還有幾斗。

豁出今年多吃菜，

（春荒時吃野菜）





，看頭地李老到來  
○ 胖又肥的長苗小

借給你們理應該。」

你一斗，

他三升，

口袋裝，

簸箕盛。

重新耕，

重新種。

小苗鑽嘴，

老李高興。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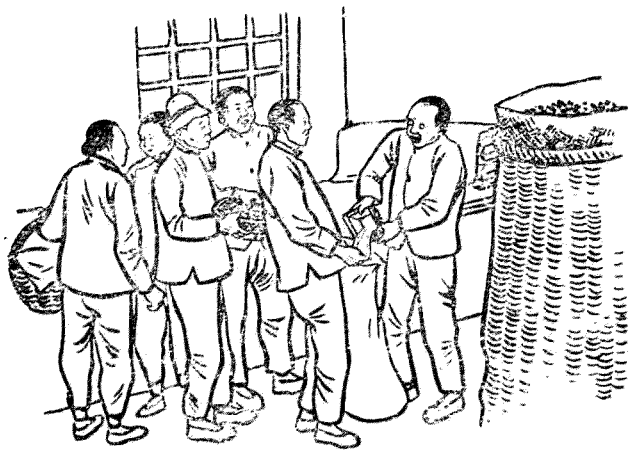
李錫章，

老兩口，

生產佔了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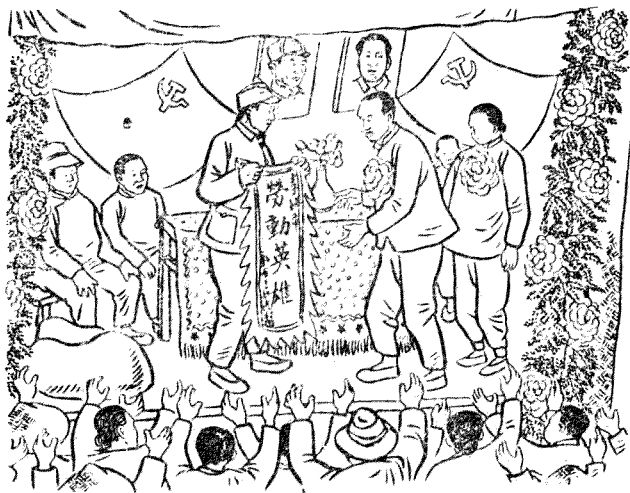
支前帶了頭。

幫助鄉親更出力，



升三他，斗一你

豁出自己餓肚皮。  
誰說你們沒兒女，  
萬千青年尊敬你。  
誰說你們沒兒女，  
解放大軍保護你。  
尊敬你，  
保護你，  
口口聲聲唸叨你。  
大家來開選擇會，  
千百隻手選出了你。  
老兩口子上花台，  
站了半天口不開，  
口不開，  
熱烘烘，  
眼睛亮，  
臉蛋紅。



台花上子口两老

紅光照大家，  
大家都光榮。

一九四九·二·二四

## 廉二嫂

廉二嫂，

廉二嫂，

上炕剪子下炕刀。

家裏家外全能行，

公公婆婆都誇好。

廉二嫂名叫紀蓮花，

河裏的蓮花可不如她。

蓮花開花一陣兒紅，

廉二嫂四季都勞動。

蓮花開花水皮漂，

廉二嫂幹活在山腰。

蓮花札根在水裏，

廉二嫂的美名在人嘴裏。

廉二嫂，

廉二嫂，

一朵紅花，

出在新金子和尚廟。

廉二嫂生在貧寒家，

光知道幹活不會瞎巴巴

(說空話)。

丈夫參軍上前綫，

地裏的活計自己幹。

公公本是個老木匠，

種起地來不如她強。

她在前頭把窩刨，

公公在後頭把種攪。

刨完一壠回頭瞧，





，刨窩把頭前在她  
○ 播種把頭後在公公

公公還在壟當腰。

刨完一塊地四下看，

公公正在地中間。

她的胳膊還沒酸，

公公累了一頭汗。

她的手上正有勁，

公公累的打顫顫。

不是公公蠢，

是廉二嫂的活計好。

活計好，

心眼巧，

想了個辦法真是妙：

她到山上去撈（讀去聲。就是『拉』的意思）地，

扔下小孩沒有依靠，

懷抱小孩趕牲口，

害怕牲口不走正道。

把小孩放在地頭上，

又怕蟲子把他咬，

左思右想，

有了主張，

擱在撈（讀去聲。是一種種地用的工具）上，

他又玩又唱。

牲口在前頭走，

小孩在撈上啃手。

牲口在前頭叫，

小孩在撈上笑。

拐彎他不吵，

抹角他不鬧。

上坡他不動，

下坡他不掉。

你看這辦法好不好。



，叫頭前在口牲  
○笑上撈在孩小

「好！

活計好

比不了！」

年青的小伙子把指頭翹，

修壩沒有人家快，

搗糞沒有人家好。

年青小伙子能扶犁，

人家可也不差次。

吆吆喝喝把地耨，

鞭子犁杖一齊響。

響聲傳的遠，

這山傳那山。

響聲傳的快，

大人傳小孩，

小孩傳媳婦，



快家人有沒壩修



好家人有沒糞搗



踏地把喝喝吆吆



媳婦傳給老太太。  
村中婦女都來看，  
村中婦女都稱讚。  
光說不能算，  
扔下烟袋快上山。

廉二嫂，

廉二嫂，

上炕剪子下炕刀。

女兒做了男兒事，

丈夫聽了也必誇好。

# 「趕上他」

穿衣鏡，

亮光光，

照見二姐小模樣。

二姐長的小，

人小心不小，

要在人前立功勞。

二姐長的粗，

人粗心不粗，

一心想要求進步。

白天想，

黑夜想，

吃不香，

睡不香。

不吃不睡爲甚嗎，

全都爲了趕上他。

穿衣鏡，

四四方方，

一照照見戰場上。

戰場之上人馬多，

俺最熟的有一個。

列陣搖旗往前衝，

俺的熟人在其中。

論功行賞把會開，

俺的熟人把花戴。

能說能幹，

人民狀元。

能打能衝，  
戰鬪英雄。

拿筆寫家信，

「家裏莫掛心。」

點燈看理論，

天天開腦筋。

人家參軍才兩年，

樣樣工作都佔先。

二姐低頭想，

自己趕不上。

穿衣鏡，

照的真，

一照照見俺兩人。

有着一日他回來，

吹吹打打把我抬。

他穿綠來我穿花，

他有口來我有牙。

人家說的大道理，

二姐聽了不哼氣。

不是不哼氣，

二姐不懂的，

人家唱的革命曲（兒），

二姐聽了乾嚙嘴（兒），

不是乾嚙嘴（兒），

二姐不和韻（兒）。

人家胸前掛的功勞牌，

二姐拿出什麼條件來？

穿衣鏡，

亮光光，

照的二姐好心忙。

心忙不算強，

馬上幹一場。

拿起鎬，

上山崗，

彎下腰就開荒。

套上牛，

抗上犁，

上了山就種地

長褲腿，

往上捲，

下糞池，

把糞担

衣服袖，

往下擡，

端起瓢就餵豬

參加互助組把地種，  
分換分來工換工，  
輕活重活都能幹，  
女兒頂了男子漢。

穿衣鏡，  
亮光光，  
照的二姐好心忙。  
心忙不算強，  
馬上幹一場。  
上夜校，  
學文化，  
再不當那瞪眼睛。  
拿起筆，  
來寫字，  
先寫一二和三四。

拿起書，

念一念，

先念窮人把身翻。

窮人翻身學文化，

才能掌權管天下。

晚上學，

白天練，

草棍能當筆，

不買紙和硯。

地頭地腦全能寫，

手心腳心劃個遍。

地上寫，

寫個『地』，

土地還家真歡喜。

天上寫，

寫個『天』，



青天萬里真好看。

手上寫，

寫個「手」，

兩手勤快樣樣有。

腳上寫，

寫個「腳」，

解放大腳滿山跑。

穿衣鏡，

照的真，

一照照見俺兩人。

有着一日他回來，

吹吹打打把我抬，

他穿綠，

我穿花。

他有口，

我有牙。

他先開口論政治，

二姐跟他說文化。

他又唱個『打仗歌』，

二姐來個『趕大車』。

他的胸前掛着功勞牌，

二姐上過英雄台。

他說打仗算第一，

我說沒有飯吃沒力氣。

他說沒有前方沒後方，

我說有了後方有保障。

文來文對，

武來武擋。

平起平坐，

對說對講。

穿衣鏡，  
亮光光，  
照見二姐小模樣。  
二姐長的小，  
人小心不小，  
生產戰綫爭功勞。  
二姐長的粗，  
人粗心不粗，  
文化政治要進步。  
爭功進步爲的啥？  
一心想要趕上他。

## 後記

這幾篇東西，都是我在南滿地區所寫的。李錫章、廉二嫂，都是這地區的農民，他（她）們的事蹟也都是真的。祇有『趕上他』一詩，是個寫情的體裁，難說這位『二姐』姓什名誰，但題材之選取也非空想捏造，是根據一個農民的女兒的故事而來的；有個姑娘，爲了趕上自己在前方的未婚夫，在家中勤勞生產，刻苦學習，她會跟她媽說：『若不然，將來人家回來，什麼都明白，俺什麼也不懂，連句話也說不上，那可怎麼整。』

在鄉間，常常聽見些順口溜、民謠、童謠之類民間文藝的傳誦，甚至農民們開會時所喊的口號以及牆上寫的標語都帶着韻腳，由是我發現農民是十分喜歡韻文的，特別是有些歌謠，音節明朗，形象生動，情感豐富，而且有深厚的思想性，真可以說是農民的詩。

企圖學習農民詩的樸實幽默的風格，並汲取新詩的自  
然活潑的特長。既打破順口溜之類形式的七字一句的死板  
規律，更拋棄新詩的洋八股學生腔。因而大胆地寫出這幾  
篇東西，在詩的創作上作個嘗試，看看這些東西是否能爲  
農民所接受。並且編印成冊，希望對於此道有研究的以及  
愛好民間文藝的同志們給予指正。

力鳴·一九四九·四·四



李錫章老兩口子

---

1949. 8. 初版 長. 1—5,000.

基本定價： 100元